筠齋漫錄

鈞齋漫錄卷之九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四友齋叢說

詩卷耳篇小序曰此后妃之志也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故其訓嗟我懷人寘彼周行爲思得賢人寘周之列位或以爲婦人無壹外之思則武王有亂臣十人其一人謂文母則后妃亦嘗助成王業安得以求賢審官非后妃之志耶故左傳楚以公子午爲令尹自右尹以下皆擇賢者以靖國人君

子謂趍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

黃山谷與蘇大通書云既在官則難得師友又少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能閑散耶讀書光陰亦可取之鞍乘間耳

心性之學吾輩亦當理會豈有創立門戶招集無賴數百為群已棄本業兢事空談始於一方則一方如狂既而一國天下慕而效之則一國天下[illegible]狂正所謂處士橫議惑世誣民即孔子所誅少[illegible]

外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正此類也
薛文清吳康齋陳白沙諸人亦皆講學何嘗招集
如許人惟陽明不但無妨於職業當桶岡橫水用
兵之時敵人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我兵已深
入其巢穴矣湛甘泉在南宗伯揚州儀真大鹽商
亦皆從學甘泉呼為行窩中門生此輩到處請托
至今南都以為談柄
莊子比舜為羶羶羊肉也以為舜有羶行故
群蟻聚之今兩司守令凡士子之外况人家之戚

衰乎此焉係豈但寒窶已哉尤不宜講學蓋以其
聲勢之足以動人而依倚聲勢之人進也何怪乎
士君子之恥言講學哉

人謂太史公爲孔子立世家非是是大不然蓋方
漢之初孔子尚未有封號而太史公逆知其必當
有褒崇之典故遂爲之立世家

史記游俠傳序論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
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
爲無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

伊尹鼎俎傅說板築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桎梏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俠士濟而出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

庚戌之事趙大周力排和議言虜人用兵氣之盛衰視月盈縮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必退宜不動以觀其釁城下之盟春秋恥之虜人果以二十日退去

楊文貞之子暴橫人不敢言王抑菴直是同鄉相

厚遂極言之後文貞以展墓還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數百里外一見以為其子敦朴善人也柳菴忌其功名妄為此語太不平之

薛文清巡按山東建言內外憲官緘默不言碩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稱署下下不稱職公未嘗介意少見於顏色

李敎省江西人為吏坐贓楊公守隨巡按逮問充軍後敎省逃至京師以符水得幸援太常丞比公還朝即劾敎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

上林苑監久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旨訪
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面書封進曰諧楊公
會公以應天府丞述職既辭朝矣忽中官傳旨問
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廉能對令具履歷揭帖明
日又問吏部服闋添注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
左遷知南寧州
劉吉丁外艱詔起復視事如初吉三上疏辭托貴
戚萬喜得不允陳編修音勸其力辭吉不荅弘治
新政萬尹以次罷去吉獨不動倚任尤專處科道

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款門逮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於是侍讀張昇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其患可勝道哉伏望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為輕薄小人上命諭昇南京工部員外

南京有一官長買燈丁一斤其價和買只五六分耳皂隸遂詐銀五六兩其票上標至本衙交納其頭次來納者言其不好責十板發出此皂持票沿

門需索其家計算各徃交納差人要錢門上要錢
書辦要錢稍不到又受責不如買免爲幸遂出二
三錢銀與之京城糖食舖户約有三十餘家遍歷
各家遂厭所欲矣
沿海防守之處起自吳淞所歷川沙南滙青村柘
林而至捏金山衛營堡凡五處中間所設兵大率
每處五百名約三千每名月給銀八錢則一年捴
計兵餉三萬兩矣爲今之計莫善於屯田每兵一
名總田二十畝吾此處有兵五千當買田一萬畝

大率每年兵銀五千則田價將殼一半如少則以各項下贓罰銀買添或更少則以入官田足之權其輕重則所費者少所省者多一勞而永逸矣

松稍僻峰泖之間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彙萃于此

黃帝廣成之說惟莊子中載其數語如言至道之精窅窅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尓形無搖尓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

守形形乃長生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管子曰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關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

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其言皆切於治理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為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則是其術專以急功利為首也

漢有張仲景世稱為醫之聖蓋以其深明素難兼眺氣運也王叔和有脉經則精通脉理劉河間專

言火有原病式張子和論汗吐下三法有儒門事親李東垣以脾胃為主有脾胃論朱丹溪則言氣血痰皆曰前人所未發學者當會其全可也

夫佛氏所謂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羅漢也悟諸諦而得道緣覺者辟支佛也悟十二因緣而得道菩薩者佛也大道之人也行六度而得道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菩薩方便則止

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行功不為巳志存廣濟故
以大道為名
法華經所言六波羅蜜六者六度波羅蜜者此言
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
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
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
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
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岸矣六者皆登彼岸斯
則通修萬行廣濟一切豈一支半解之悟可淵並

語哉

佛氏所謂六通三明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鄣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他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朗照三世然天眼天耳身通他心累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曰天眼獲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

黃山谷與王子飛書云人固與憂樂而俱生者也

於其中有蒯攃取舍以至六鑿相攘日尋干戈古之學道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不知此所謂書肆說鈴耳子茂遂羸頓如此亦是胸中不浩浩耳

山谷與廖宣叔書云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

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以計較而得然且猿騰馬逐至於澌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

衰可潛即海叟之父世傳其檢田吏一篇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襤縿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米五升試問何故爲貧民老翁荅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十五家貧無本爲經商只種

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犂與鋤
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及官逋誰知六月至
七月雨既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雨不曾農
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瀆渠田家爭水如爭珠數
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
狀我恐徵粮吃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秋粮
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
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
勒我將田都首伏只曰嗔我不肯首盡把我田批

作熟太平九月早開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粮阿孫賣與運粮戶即目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尤未笄嫁向湖州山裡去我今年紀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由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予亦羞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

近來人大喜法帖夫二王之跡所僅存者惟法帖中有之誠為可寶但石刻多是將古人之跡雙鉤下來背後填硃摩於石上故筆法盡失所存但結

構而已若展轉翻勒訛以傳訛則并結構而失之故惟淳化祖帖與宋搨二王帖為可寶其餘皆不足觀

楊升菴云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著於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識者已笑其俗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云篆俯貫八分包括章草涵泳飛白必如是而後為精藝也

今世士大夫若遇定武蘭亭雖殘缺者當不惜以重貲購之然蘭亭之刻甚多故古稱為聚訟

趙集賢與篆隸真草無不臻妙如真書大者法智永小楷法黄庭經書碑記師李北海牋啟爲尤妙盖二王之蹟見於諸帖者惟簡札最多秘雪朝夕臨摹盖已冥會神契故不但書跡之同雖行款亦皆酷似

畫有六法有三病六法即氣韻生動六者是也而三病則曰板曰刻曰結

今之所稱好畫者有能稍辨真贋知山頭要博換樹枝要圓潤石作三面路分兩岐皴綽有血脉染

渲有變刃能知得此者蓋已千百中或四五人而
已

劉道原自訟有二十失又有十八蔽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
子不見齒剄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敝

太乙真人曰一者少言語養內氣二者戒色慾養
精氣三者薄滋味養血氣四者嚥精液養臟氣五
者莫嗔怒養肝氣六者美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
慮養心氣人由氣生氣由神住養氣全神可得其

道郭康伯遇神人授一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

山谷論玄關一竅云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自天以下三萬六千里應三十六陽候自地以上三萬六千里應三十六陰候中間一萬二千里乃陰陽都會之處天地之正中也人身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自心以下三寸六分屬陽自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間一寸二分乃水火交媾之處人身之規

中也歷開空洞內藏玄元之氣乃元神所居之穴即所謂真土也外則應所服所以服藥飛土

呂汲公大防在相位其兄大忠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披持而前大忠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汲公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大忠畧不傾勞人服其家法之嚴

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商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財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

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
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行用
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舟
不用足故吉魯伐越果克之
子貢侍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
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

附錄

老子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名哉誠全而歸之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

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
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
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
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
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莊子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

無患者惟有德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

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

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　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糊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特築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

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
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来
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
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
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
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
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踈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

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

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

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爭人之所取畏者袵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夫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

状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刳形去皮洒
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
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
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
妄行而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
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
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
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
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

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

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晏子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

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
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
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
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
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
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
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
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
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

兩用之僅得不二

孔叢子

宮他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

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還車而臨

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隅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外諸朝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謂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

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爲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尹文子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

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為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

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欲絶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可為戸說絶衆之勇不可與衎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

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兎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

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嘗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

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
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
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
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
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
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
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
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
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隣人曰此

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
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名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
拜而立敢賀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
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
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理皆
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
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
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
同而更興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

武之成或順或逢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二公子爭國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晉文公賂秦以求反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覇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己所獨了則犯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

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禄施於

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於己疎之可也未必損己而必疎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於己親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

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徹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徹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笑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illegible]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盖欲料長幼平賦斂其饑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illegible]

爲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亂莫大焉

筠齋漫錄卷之十

錫山黃學海宗甫輯

續蓬底浮談

或問陳希夷辟穀煉氣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卧經月或百日不起周世宗閉之空室中數十日猶熟睡未醒非仙而何予曰此胎息也說者謂術家習閉氣而吞之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曰胎食故能不食而生猶蛇虺冬蟄理似有之龜之不食亦猶是也然納龜於空器中藏久亦斃則知胎

息亦不能持久不食也列仙傳稱辟穀者復言飲水餌松子或餌术黃精則術家之辟穀亦非純然不食者矣史載希夷之年壽亦不長是胎息者未必長生猶鮀虽能蟄而不壽也傳乃稱王真胎息服食斷穀二百餘年肉色光美力並數人其不經之論乎

或問永樂間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建壇設齋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遍於都城金仙羅漢

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引導旛蓋旋繞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然則果有佛與子曰佛家不娶妻而禪定其精凝結不散則發爲舍利或者有之至死日縱成尸解亦體魄僵仆不知運動決無再能變現之理今青鸞白鶴金仙羅漢種種皆現識者謂哈立麻特善幻術一言盡之矣漢書西域傳稱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是幻固西方人之素奇者也由此言之則世所傳雨花臺點頭石之類

非誣也皆幻術也

造子午針之法造成離火時用水浮其本而火鍊其末故本居北而南指子嘗水浮其末而火鍊其本即變而指北矣又嘗木磨其本而金磨其末則本居東而西指木磨其末而金磨其本則本居西而東指氣類之相從其感通之妙如此

天地有常理人物有常性而不能盡然者亦二氣之偏勝耳故南方多溫泉蕭山有涼火水火之異常者也橐駝冬見而夏蟄鬼車晝昏而夜視動息

之異常者也款冬花於嚴寒葶藶靡於盛夏生殺之異常者也牛之聽以鼻龜之息以耳耳鼻之異常者也舒鳧挾羽而走螣蛇無足而飛飛走之異常者也木中實而娑羅樹中虛竹中虛而籐竹中實虛實之異常者也沉香木遇水不浮不灰木遇火不然石脾入水即乾出水而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便搖木石之異常者也天地至廣萬物至夥而其變不可盡窮者皆偏勝之氣不得不然也造化無如之何矣

封建必不可復矣擇人而久任不亦善乎井田必不可復矣限田而薄賦不亦善乎今不務擇人久任而議封建不務限田薄賦而議井田迂矣哉

夫子作六經雖經秦火而一字不滅王通續六經未及百年而一字不存以是知放顰之無益也

體垢不沐髮亂不梳小失也而愚者恥之私欲不除大害也而知者不恥豈非見其髮膚而不見其心者乎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之梳銘曰有髮兮朝朝思理有身兮胡不如其[illegible]言

至矣君子可不書之盤銘以自警

勤勞儉約不知其益有時而富怠惰侈靡不知其損有時而貧故莊敬自强者德日盛而不知邪慝自肆者惡日積而不悟

質美者多無成志堅者多自立天之不足恃也

荀慈明以董卓徵之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曰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夫慈明累徵不出已黃髮矣而應命者以吏持之不得去故畏禍以自全耳後與王允何

顯潛圖董卓其非利卓之聘而附之可知朱子譏其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過矣若史臣謂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大直若屈道固委迤又覺稱之太過慈明之出初非有救世之心者故君子之論人平心而恕物可也

嵇紹父康仕魏中散大夫後閒居山濤薦之不起為書絕濤君子謂康有深意書特放言云耳昭無故殺之則紹於司馬氏父之讎君之賊也力能討討之力弗能討如王裒隱居教授不西向而坐可

矣乃遂事晉致其身要父子君臣之極不猶有可
憾者乎或曰非紹則當是伍貟予曰不然奢仕楚
平而平殺之君之於臣非罪則命耳臣子一也故
不當鄭貟幾忌之惟有托於他國終身不向楚而
已康未嘗臣昭也紹烏可以勿讎也哉若山濤始
勸紹出謂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則大亂
之言也夫三綱於人如天必覆地必載夏必熱冬
必寒亘萬古不易者何消息之有濤仕魏吏部郎
復爲尚書此其與時消息者乎不然紹屏居私門

欲肆徵不就徵濤言豈不為大忠至孝也哉故濤之薦康者殺之也非所以言有君也其薦紹者悞之也非所以言有父也

鄧攸守吳載米之任俸祿無所受是原憲之辭粟也范丹訪姊婦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是陳仲子之不食其兄也劉覽除尚書左丞從兄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是直躬之證父也故大過非中庸之常道苟難非君子之至行順理而無所庸心焉乎其可也

荀子謂奪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不可以得天下而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是徒見三代以前而道其常耳豈知秦隋以後皆奪之者乎魏晉以後皆竊之者乎漢高誅無道秦光武戡逆賊莽唐太宗戡定隋亂其得國非不正也而間關百戰死者什五比之一戎衣而有天下者異矣雖曰匪奪吾不信也宋太祖削平五代

之亂其治國非不善也而陳橋兵變欺人孤寡以之薦舜禹於天者異矣雖曰匪竊吾不信也世道漸不如古而民之被禍日深使荀子見之豈不駭歟

成湯曰旱而自責是矣戴封遷西華令旱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欲以自焚諒輔仕郡五官椽太守旱禱不應輔乃自暴庭中慷慨祝天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搆火其傍將自焚焉不亦過乎襲遂散渤海之盜是矣張角之亂向栩不欲國家興兵但

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羌胡與邊章寇亂隴西刺史宋梟以涼州寡於學術屢致反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不亦迂乎今路肥馬輕裘與朋友共是矣劉翊拜議郎還陳留太守出關逢知故困之於路不忍委去曰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不亦悖乎故矯矯獨行之士過高而害正反不若愚夫婦之所知所行猶未甚遠於中庸也

裴晉公歸築綠野堂與白樂天劉禹錫爲文章文

把酒窮日夜為樂呂文穆公退老洛中有園亭花木日與親友歌詠其中是功成身退退將終身達人之自適若也賛皇公之平泉莊遠致奇花異石侈泰無度而復欲世有是莊戒子孫一草一木不可與人卒之身竄海隅莊亦旋為他人所有貽笑萬世不亦愚乎至范文正公之不治園圃而欲贍宗族則尤超越古人而非裴呂之可及也文正公之言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圃何待有

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欲吾常遊不得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賙宗族至哉言乎其重內輕外識時達命隨寓而安好施不倦者乎仁智兼盡誦之足以消荒淫鄙吝之心吾無間然矣

莊生記子貢之言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有味哉真子貢之言也然非子貢之所及也

韓生婁敬均欲都關中者也卒之韓死而婁封以婁遇漢高之明而韓生不知項羽之昏耳季布鍾離眛均爲漢高所怨者也卒之布生而眛死以布得朱家之助而鍾離眛不知韓信之忍耳故謀謨必用於明君退雖必濟於良友不可不知所擇也

事必有機識其機而善處之則潛消默運易亂爲治轉危爲安而人初不覺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是也非智者孰能與於斯唐末藩鎮擁兵自强遂成叛逆至

五代乘機自立其弊益甚趙韓王以文臣知州而百年之禍始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及也先入寇皆將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景泰初發兵征湖貴廣東西諸盜于肅愍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留于彼而數十年之禍始除皆識其機而善處之者也君子謂趙韓王仁者之功于於肅愍亦云

王氏耳談

武廟時西湖上有板菴大覺禪師為神僧創造佐國寺極弘麗而其資累數十萬皆其所遣木毬使者丐乞於檀那所得使者大如斗闌如毬繪以五采無翼而飛不脛而走每到人家若侯門戚里富賈大商以前點地作叩首狀人皆笑迎使者爭為輸金即　禁籞清嚴之地皆入焉喜捨尤多而黃門不知所由入令禪師示寂而使者木槁猶以高座重茵供置寺中人猶以名求觀焉曇那氏稱呪石卓泉皆一時偶然未有若使者神顯若此者列

樂寇稱西方化人靈感幻化此其類耶

梁太宰淵寧波人父梁公商也始無子盡以腴產給婿曰家焉稚甥呼公而梁公應之甥曰呼我公也梁公不悅歲且除步至莊客家乃故役者也其家方設俎焚楮享其先甚虔已出餕薦梁公梁公涕下沾襟曰甥情見於稚我身後疇享我如汝者其若莫敖鬼乎遂留宿不歸常愧見其甥梁公久客江湖性不喜女色而莊客有女以祿命不利人故久不字梁公見之以屬媒納為媵時年六十四

矣未破臘而夢蘭次年即生太宰八十五以太宰封九十五年稍封君十年屢入郡請事實不受人一錢日者馬仕說梁公之奮始於激釋語誰為之耶女祿命不利人殆為利者地也梁公德無所徵而徵之十年請事不受人一錢非是父無是子

黃其杭人始業𧟹在富人鄧公宇下公見之曰汝非業𧟹人可將吾絲鬻其郡被劫盡公笑曰此吾命也再往而再被劫公無慍色仍令將絲往又劫去三次絲值千五百金而三劫皆一盜黃曰我本

業窶貧人也主人强命我出貫兩失無愠而任我不已今又失之此我莖江魚時也公等亦大不仁矣盜笑曰有是哉大度主人乎我藤一堆在魏國柴棚下可將去為窶貧耳徃果得之發藤而黃金條見於束中一堆皆然黃以歸鄧公曰此汝命也但收其值而餘悉以委黃黃以金椎箔匠富至今稱黃金箔云日者馬仕說再失無愠而任不已惟異人識異人三失於盜而大取償於盜必有定數乃失則曰我命得則曰汝命幾忘人己之分矣此

盜所以稱大度主人也

乙未有某孝廉群飲于郊見一婦哭墓歸素笄艷粧絶美婦乘蹇孝廉曰棄衆驅蹇從之及門婦入莫為計忽自内一人出孝廉與語其人曰此婦新寡儕其夫墓歸將適人耳吾為某執柯來也孝廉曰幸甚為我媒當厚報公其人曰然固與為期至邸舍僕出廉值盟已成其夜婦至下與諦視之果途者大喜花燭觴散且就寢婦曰君第先寢孝廉即先寢踰時婦不寢孝廉起問曰汝何不寢婦語如前

孝廉又先寢婦見孝廉韶秀又饒橐裝屢寢皆如己言知無他腸曰問曰君有密友否曰即吾同袍塞塗何論密友曰妾從君矣孝廉大詫曰汝爲予所娶不從何往曰非也此賺錢術耳夫未晚必至逞其無賴矣妾哭母非眞媒者即吾夫也不寢者夫自也君但乘夜還密友家始爲得妻此妾自媒從君也孝廉即如其言還去未明夫果擁衆至見是空室以詢邸主人邸主人曰相公夜裝歸矣即群崩去如追之不知所往婦人是賺具反爲婦賣

機中有機亦何矯捷屢寢皆如婦言本是細微而以此得婦心此柔道之驗彼壯于頄其何能以有求吳寧伯說

姑蘇鬭者甲毆乙且死而揣其必死乃其家勍敵曰稍暴疾之馬延醫醫至已死陳屍聚哭祭奠如禮始二家互訟毆死至是兩死相當遂罷訟越數歲憲府小掾適他郡歛令深山中見甲披裘踞坐醉聽農歌以為非即睇視是也歸向憲使偶言狀憲使曰此吾未了事即令小掾懷檄文潛往以其

地邏卒捕浔猶謂非也拷問始伏皁役訊屍所自乃其客為謀命奴某某掘某家新瘞父屍衆亦欵服甲罪極刑株累益衆屍向巳歸窆其亦執紼客不知其親也其家負浔美棺厚殮兼浔善地樹檟成林塋域甚治惟更題墓石稱巳親焉叚秀川談甲巧矣而不洩客與諸奴皆田横客矣匿深山滅影而必出就大戮天不嗜巧也

臨江胡季山嘗謂人曰吾祖秘校一日與客圍棋有村民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箕籲公曰少待未幾

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堪怒公徐詰曰想尓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歸還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入門氣絶葢服毒来也不忍禍立見矣

分宜相誕辰公卿觴集其第忽緑騎陸公金壺失焉時公威權甚盛或誚之公曰無憂盜獲矣曰自坐門屛與群公約以次出皆自檢其徒從客盡盜果不得出伏梁上獲之葢選官國子生自言所盜皆珠玉金寶物非是不頋藏城外其塔頂上而京

中苦其盜久矣邯鄲有青衿子日夜讀書其庠讀聲恒至丙忽以大盜審捕去庠師大恚曰是足不履外戶者然其家有駿馬居圍床中藉以重氈飲食惟燒酒粱肉盡一石夜行五百里動息皆如人意蓋群盜徧為耳目而以青衿子為魁當其書聲息時即馳馬去刼掠還而未曉猶為閉戶先生也盜發自他郡言其狀皆實遂不可解甲午秋過給舍鵬初於隆福寺鵬初談前事僕談後事相與大噱僕所聞乃鄉先生鄭公嘗令邯鄲所見云

楊公某關中盩厔人婦李氏生一子纔七歲公復賈於閩漳浦主龔氏家龔新寡遂為其家贅壻生一子冒姓龔氏亦已三歲倭夷突犯海上諸郡畧公以去居十九年髡跣跳戰皆倭習矣後又擁衆犯閩會閩師敗之去而公得遁歸為縣因屬紹興郡丞楊公世道者厘辨之夷耶民耶公曰我關中民也曰道其里族妻子名姓多與已合異之歸以問母母令再識而聽於屏後不數語大呼曰而翁也起之因中拜幾而慟泚汰更衣慶忭無極次朝

守龔公知公得翁舉羔鴈為賀公觴之翁出行酒龔公問翁何縣入閩翁言其娓娓又與龔公家里族妻子名姓合異之歸以問母其日翁來報謁龔公觴之而母竊聽其語又大呼曰而翁也其爲悲喜猶楊丞家悲喜於是閩郡老黎歡忭呼為循吏之報士大夫羔雁成群盖守丞即两地两姓實同體兄弟而翁以兒跣跳戲之年且為纍囚一日而得二貴子两夫人以朱轓千鍾養焉出九地登九天矣其離而合疎而親賤而榮豈非天故爲之哉

句容民兄弟三人其伯氏客蜀販木五載不歸仲以嫂美令人詐稱兄死嫂為位哭成服久之察其心無嫁意乃私受河上賈人金鬻之仍紿賈人曰嫂性好嫁而多矯飾若好語則費日汝可率徒衆猝至見素笄者擁而登輿但云明日講話登舟為汝婦矣計定其夜賈人率徒衆至仲季皆避去而不知季嗔兄分己金少也潛以語嫂獨仲婦不知嫂亦不嗔但泣告仲婦曰汝夫嫁我幸是富客但何不早言令我飾粧今是吉禮而素笄徃可乎幸

以汝緇冠相易片時其安矣仲婦授緇冠自著素
笄畢嫂即匿去仲婦出呑客衆見素笄擁而登輿
去如飛而乘風舟發矣夜深仲歸始詫失婦不省
而追之千帆雜亂数日不浔乃次朝伯氏有其重
橐歸夫婦嬿婉聚廬里人皆来勞遠人仲亾歸聞
其二稚啼索母伶仃盖仲婦所棄児也腸爲寸裂
里人有知者無不掩袖盧胡仲欲以其巧成其不
仁而嫂之巧浮於仲其閒巧合默㦸匪人爲之天
寔爲之故至巧莫如天不然他且勿論遠人隔五

載矣是日何緣歸弌

始興令楊應隆栁州人言其遠祖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淂一石甕發之有物數百箇長三寸余銳其上下膚如穀形去膚熟之真是大米香美異常後食者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嘗讀藏經云太古之世穀長五六寸人壽皆數百歲又圖經稱崑崙之墟有木禾食者淂上壽豈其餘粒耶劉子敦令保昌與楊令接壤甚驩淂之最詳爲所談也

予少齒闠塾師涂君言其里南昌一舉子有鑽穴之行既久其夫知之挾婦嚙其舌因持以訟於所司是時有人數聚午寢以針刺舌銜腐熱剪狗舌乘熱接之即合明日詣訟庭示舌固在訟者受大械抵罪然狗舌稍長語常期期不如其舊

羅殿元念菴與鄒公某公有寺觀之集行令期據目前不用陳語鄒曰祖師買巾價只要輕以是買不成披髮到於今某曰玉皇買傘價只要賤以是買不成頭頂一片板羅曰觀音買鞋價只要捏以

是買不成赤腳上蓮臺

有人爲令云子路百里負米不知熟米若是熟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子路請禱一人云子路宿於石門不知開門閉門若是閉門由也外堂若是閉門子路拱而立

有僧異數能絕粒飯納之外絲粟俱無坐徹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飢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爲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布施

作無量功德曰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其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徒詣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伽藍貌酷似僧懷中有簿即前疏衆訖神異喜施千金恐洩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知始塑像曰僧貌遂肖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攣大數珠數十顆晴暾之皆奸僧所爲王元禎談

何大復先生有躄盜篇贊錄于此曰躄盜者一足躄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上翻瓦使

二盜以繩下之搜貲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貲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壁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貲重矣我二人分之足彼出必多取也不如棄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壁盜稱善偷乃為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歡喜不知壁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壁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從櫃中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遑訝遁去壁盜頓乃得金貲歸

覽者智無過孫子矣此人當平世遂小用之為穿窬莊子曰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顧所用何如耳

姑蘇山塘某寺僧月夜遇美婦人至曰與良人反目怒歸母家忽迷失道身無所依願得假宿僧始拒却已而心動曰汝但隨我影行至一菴蓋僧故所居空寂地方欲解衣忽其夫率群不逞排闥入縛僧曰賊禿安得誘良家婦至此僧不能辨但乞哀旁一人曰可盡汝有得釋僧曰有麵近百秉皆

出乞化頓以謝過麪既盡始罷後始知婦是狡童夫與群不逞皆優嘗入寺無延其麪而作此王元禎寓吳所見

閶門有匠鑿金於肆忽一士人巾服甚偉跛曳而來自語曰暴令以小過毒撻我我必報之回袖出一大膏藥薰於爐次若將以治瘡者俟其鎔化急糊匠面孔匠畏熱援以手其人已持金奔去又一家門集米袋忽有聲者垂腹甚大蹣旋其足而來坐米袋上衆所共覩不知何由壓米一袋於跨下

復鹽捲而去後失米始知之蓋其腹襯塞而成
壁亦僞也皆出客故談
嘉靖間有士人候選京邸既授官矣然久客囊空
欲貸千金與所故遊客談數日報命曰某中貴允
尓五百金矣士人恨少客曰凡貸者例以厚贄
先内相家性苟得其歡何不可士人拮据購貸金
玉奇幣値百金爲期入謁到門堂軒麗巨蒼頭廬
兒皆曳綺縞兩肆米袋充棟米尚溢出皆有御用
字父之主人出主人横肥以兩童子頭拄背而行

享禮微笑許償八百廬兒曰已晚須明日主人曰可士人既出喜不自任客復屬耳當早至我俟於明日至而寂然空宅堂下兩堆煤土皆依所傾問主宅者曰昨日有內相賃宅半日知是誰何客亦滅迹方知中詐錫伯武談

吾里汪太公蕪青衿時失愛婢覘者謂存戈陳家戈陳者滕國陳友諒之裔尒瑞昌與國間負險善鬬爲逋逃藪不奉三尺久矣公以訟于司憲司憲曰小故令以綵往必篤爭端不可公曰但得牒矣

自往不煩吏亦無所爭與之于是集奴爲兵年假諸武弁樓船冠服黃蓋絳旗以往籍是新都護監此者入謁諸豪長諸豪郊迎金幣交錯宴欵周渥談鋒飈發四筵聳動返舟而諸豪長報謁置欵舟中優人奏技金鼓喧震且宴且數笳爲玩月沿流勸酬極醉大樂公度行既遠羅酒出牒文示之曰婢小故令汪秀才且具奏大廷上司以屬我我何敢嬉奚故邀公至此當煩對簿耳諸豪長大懼舌撟而不能下求榮於公公曰今但飛騎歸將婢至

可立解既至公始捋其人鬚咲曰我即汪秀才誰為都護以愛婢故為此伎倆然得從公等游宴累日莫非緣結諸豪長亦皆大噱復交解贈始去報命司憲司憲亦甚才之張舉之談語謂理亂絲可以制詩汪太公才若此使有社稷治軍旅易如承蜩惜乎當平世阨一第而小用之也

世廟朝大金吾陸公居密室與趙夫人玩雪忽於雪上見人影詫問而人遽至前至者凡五公心知為劍俠紅線之流即命夫人避去呼酒酌五人覩

然盟約曰僕為人主守三尺正為公等今乃相倡
置僕何地若金幣惟所欲五人曰金幣何庸一人
袖出一石乃異寶以視公曰此寶本一雙其一在
公頤以相假蓋皆外國貢上方者一為大總戎仇
公鑾所得鑾死歸其人而一在陸也公曰誠有之
亦不為公惜第不記置何地非可造次索者奈何
其人曰已知在其姬第幾箱緑囊金盒中呼取便
得以相贈五人致謝且曰頤公忌情於我輩不然
恐於公不利公唯唯即躍高屐昇屋去其行如飛

屋瓦無聲時趙夫人已暗集外宅兒邏護無所見後六載有直指使出按其藩公耳語以五人名相屬是夜前一人復至色甚怒持短匕如秋水曰公竟不忘情我耶即直指何能為公佯應曰否否其人曰我已心許不殺公矣復去公吐舌食不下咽者數月即夫人父趙太史祖彭以語人方玄暢我治談時陸負上寵著聲武健長安探丸盜俠誅擊殆盡而亦累叔於盜語曰密網漏於吞舟張火飛蛾反集其曰火猛人望而畏之想亦肅然

附錄

省心錄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多識専於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為取冨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自警編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否臧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續觀感録

楊誠齋子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竹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曰命畫工圖之而去

玄教詩話

東坡嘗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予謂淵明不必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必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云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如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如云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如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漂

處古人惜分陰念此使人恩觀是數詩則淵明蓋
眞有得於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
質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爲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
詩三十四韻其畧云縣遠官事少土深民俗淳有
財不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
生爲陳村人死爲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
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親屬居有族少長遊
有群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

先近鄰死者不遠塋墳墓多繞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予每誦之則塵襟為之一灑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雨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養生類纂

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臆之設猶宮室也肢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

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理其身亦猶明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獘則國亡氣衰即身謝

又曰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六害一曰薄名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疾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耳葢未見其有益也

精能附血氣能附生當使循環則身永固乾元之

陽陽居陰位臍下氣海是也坤元之陰陰居陽位腦中血海是也生者屬陽陽貫五臟喘息之氣此也死者屬陰陰納五味穢惡之氣是也氣海之氣以壯精神以填骨髓血海之氣以補肌膚以流血脈喘息之氣以通六腑以扶四肢穢惡之氣以亂身神以腐五臟

程史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

寃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邪

省約三書

梅屋許先生曰耕苑田者有水患耕湯田者有旱

憂耕心田者無憂憂無慮日日豐年
天不能家訓户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
家贍户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
富私一家也

白沙遺言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
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
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

獘獘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景行錄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戕生之本

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

夙興夜寐所思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煖

衣怡然自得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禍莫大於縱己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窒病錄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

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曰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郴宗元亦可追蹤於仁傑矣

橘壯錄

坡公涉世多難徐杭汝潁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間南北奔走風沙瘴癘之鄉饑餓勞苦曾不得居一

壓託環堵為終老地也東坡與人書間及生事不濟輙自觧云水到渠成不須預慮在儋有詩云海南萬里真吾鄉亦可謂善處窮者

橘如録

山之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碎叢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烟暮靄紫翠如滴横如蛾眉矗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為美乎江河之流溝渠泡沫潢潦汙濁以益其委勺而計之臭腐垢涴汙敗便惡溢濫灌注不可勝道也

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同澈圓光藏珠方景凝壁水其不以大為潔乎嗚呼義以遠著潔以大致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觀此置身之地弗遠大焉可乎

近代名臣錄

山東右布政使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矍然避席曰名言也

都督同知王公信所部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

人公薦之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直豈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

松窗寤言

詩弃柔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也盜言貪黷也譊言強禦也易辭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也乘言僭竊也毋言依附也隼言捍鷙也

續自警編

滎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

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閒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絶粮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父老日數千人至塡擁不得其門而入家人曰設數大罏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踊貴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黄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頗詳款已有歆嘆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黄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来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其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繦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外

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其之上也令索公裳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